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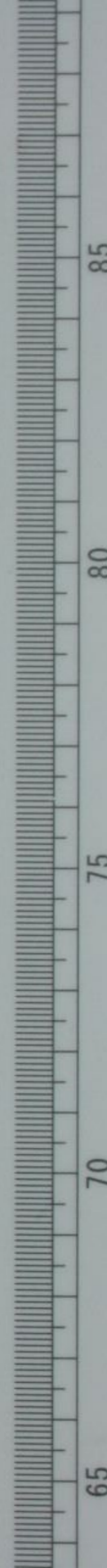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編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2



文庫 11
A1695
2

物白吳文庫

近世偉人傳卷之下 不似本卷卷之白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橫山正太郎傳

橫山正太郎者。鹿兒島藩森喜右衛門第三子。出為
橫山某之義子。庚午歲。遊東京。入田口文藏塾。頗勵
精。一日。竊慨乎朝政之不振。作上書。挿竹頭。乘夜詣
集議院。建其門扉。而還。抵藩邸門前。以訣。父及鄉友
之書。托閹人。乃屠腹焉。閹人驚告同藩士。同藩士問
其故。正太瞪目曰。自朝廷開集議院以來。抗疏者
無慮數百人。其情多不上達。然則余今以草莽卑賤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蒲生重章 子闇著

之軀獻區々之愚論其望採用也難矣然業已抱意見默止非吾本意也因念不若一死以諫故到于此耳同藩士乃及其未死欲告其建言之達否遣人集議院問之會集議院判官懷其上書朝太政官乃還告之正太正太欣然乃暝實康午秋七月二十七日也其書曰方今朝政一新天下四方屬目之秋也宜府藩縣共依遵朝廷大綱以各新敷德政矣豈圖舊幕弊風暗浸淫乎朝政昨日所以為非者今日以為是請試舉十弊一曰以輔相之大任而猶侈靡驕奢上則暗誘叡明下則不省蒼生飢餓二曰大小

頭廬曰其言當否非吾輩所知而文則鋒銘銳發使人消懦氣

官員外張虛飾內貪名利者不鮮三曰朝令暮替萬民抱狐疑迷方向此以作事多牽強付會用心之不著實也四曰驛道人馬增其賃且使獻國財五分之

一之類總不察人情事實不省人心之歸不歸可謂刻剝矣五曰不崇正直而尚才能廉耻不立於上故世風日趨輕薄矣六曰非為官求人而為人求官故諸吏不盡心於已任或有以官職當高業者七曰酒食之交厚而道義之交薄矣八曰以外交之條約輕卒物議沸騰九曰黜陟之大典不立故多以愛憎進退人如春日某廉直之士也而以私恨陷冤罪者數

進士傳 卷之十 一
矣聞此出乎一二大臣之意。十日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伏冀今日在朝之君子有公平正大之善政實績焉。其副書曰方今草莽間盛唱征韓之說此畢竟出乎慨皇威之不振。雖然起兵有名焉有義焉。若對海外一失名義則縱令獲大捷奈天下萬世之誹議何。兵法不云乎知彼知己。今如朝鮮姑舍之。察我邦之情實萬民困窮迫乎飢渴政令屑々于瑣細枝葉而其根本至今不定。百事徒汲々乎文具其實效之立者甚鮮矣。口唱一新未見一新之德化萬民洵々天下隱然有土崩之兆。若使我國勢充實盛強則區

々之朝鮮豈敢加非禮於我哉。慮不出于此而只侮朝鮮之國小力弱欲妄起無名之師苟起師而萬一蹉跌則天下億兆謂之何。今蝦夷之開拓猶受其土民之怨多矣。況於征韓乎。且朝鮮近來屢與外國戰頗慣兵革不可與文祿之時勢同日而論也。文祿之役以豐太閤之威力尚費數年之力而粗暴之徒高言放論欲丸弄朝鮮於掌中真是欺已欺人以國事為戲也。愚意今日之急務在於先肅立綱紀。整一政令示信於天下使萬民安堵且宜慮蕭牆意外之變。豈暇問朝鮮之罪哉。其訣父及鄉友書亦頗剴切可

明廬曰
龍點晴

哀云。正太為人淳朴。善事父母。平生憂言。然視其藩
政及交遊中。有闕遺。則必直言。死時年二十有八。
善諷子曰。聞正太平生。未嘗激烈議朝政。今觀其上
書。可謂激烈矣。故一死以謝之歟。是其人朴直。可想
見也。嗚乎。士仕直言無諱之朝。尸素箝口者。聞正大
之風。其亦可以愧死矣。明治三年庚午秋八月。撰于
青天白日樓中。于時木犀蕙蘭盛開。筆研皆香矣。
坂谷明廬曰。其事不可有二。而其忠誠則多々益
妙。三千五百萬誠心凝為一。以立富強之業。天下
豈有敵哉噫。

川田夔江曰。所陳十事。雖不無失竅。然亦有其深
中時病者。噫。橫山氏憂國之士矣哉。
小野湖山曰。余嚮在鄉。聞正太郎自盡之事。後又
讀其上書。深悲其志。欲錄以傳後世。今讀此文。實
先獲我心者。余復何言。
元田南豐曰。橫山氏氣節比胡澹菴。而誠忠過之。
嗟以若人。而作若言。當路君子。豈可不猛省乎。

月性傳

月性者周防人也。字知圓。住持於其國大島郡遠崎村。明圓寺為人狂狷憂世。嘗讀西蕃紀傳。至於西班牙。以天主教。盡誘呖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淚曰。嗚乎。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鸞教。若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每說法。必寓尊王攘夷意。言々懇惻聲淚俱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其藩老益田某等。尤信愛。屢延見之。於是月性名譽噪于遠近。時人號曰海

朗廬曰一
生大本領
文自此入
筆勢矯々

南豐曰海
防僧之名

太奇

防僧安政丙辰春。本願寺主召月性於京師。問其所志。月性乃作數千言書呈之。寺主大奇之。給俸錢若干。置之東山別院。將有所用。方是時。天下爭講海防策。京師儒梅田定明源二郎素與月性交善。一日談及紀伊海防。囑月性往說其藩。月性即理行裝。至和歌山。藩老久野某迎見之。私邸大嘉其說。嘆稱曰。以方外人。其杞憂猶如此。我輩肉食。豈無忸怩乎。幕府之開拓蝦夷也。命本願寺主遣其徒。以教諭夷民。月性中選。將之蝦夷。適有故。不果。居一年。辭而歸。喪母。哀痛作其狀。悲泣淋漓。讀者皆垂淚。五年戊午春。本願

朗廬曰肉
食者自古
然

朗廬曰有
至性所以
深憂國

建世傳人傳 卷之一 四 蒲生邱林

明廬曰其
奇非靈一
筆所及

寺主又召月性月性暴病而死年四十二月性狀貌
魁梧好酒善詩自號清狂蓋取諸陸放翁詩酒清狂
二十年之句歷游四方與天下名士交一時有名儒
家篠寄小竹齋藤拙堂坂井虎山等皆懸榻待之且
各作文貽之時論比之於靈一浩然其少時出鄉也
題壁曰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
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平素土木形骸破衲敝
履頭如栗殼旅舍人往人認為越獄人拒之或戲擬
之剃刀輒掩頭逃匿如嬰兒性快宏擲金如土倦輒
張妓樂兀然坐粉圍中吟詩歌俗曲音吐雄爽四坐

明廬曰舉
逸事於論
贊史公口
吻

傾耳然決不宿青樓時發其氣耳與人議論不合奮
袂叱咤狀如夜叉云一
善諷子曰余聞之於故友桐石屋曰月性嘗與賴三
樹等飲于月波樓醉後慷慨說法陳尊攘意三樹等
皆泣矣嗚乎月性學兼八宗忠孝至誠能動人非韓
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耶我烏得不為立傳作月性
傳

坂谷朗廬曰嘉永中余過伊勢訪齋藤拙堂入津
城門一僧頭如蠟毛破衲敝履手持文書兀立與
門監爭辯曰此卷豈足下輩所能解乎監益怒欲

近世書人傳
卷之十
蒲生氏

拘之既學館生徒十餘人馳至大笑保擁其僧去。門監瞠然。余怪徐至拙堂家。坐客數十人。而僧最為上客。初知其為月性。後相會於浪華。客舍相近。日夕來往數月。大論外國處置說或不合。而主肯共歸尊王。久坂義助兄玄機亦同宿。酣飲絕叫。至受小竹松蔭諸先輩之規。今日屈指將三十年。讀此傳慨然嘆其死。急呼酒祭之。不勝懷舊之感也。明治十年二月。素揮淚識。

岡田后得曰。入手一段。筆氣滾々。秋濤蹴天。末段摹寫如畫家寫真。頰上加三毛。風神奕々。清狂和

尚呼之欲出。

又曰。聞月性幼時不好讀書。母以為遲鈍。督課甚嚴。月性一旦感悟。折節讀書。年十五辭鄉游學。豐肥間。學業頗進。云。題壁詩。豈作於此時耶。

月照傳

朗廬曰八
字全篇綱
領

月照者。西京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為人慷慨重氣。節善和歌。初名宗久。稱久丸。家世業醫。久丸年甫十五。父玉井宗江携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藏海上人為僧。天保乙未夏。代師藏海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海。歷遊諸國。以觀察世道人心。丁巳冬。夷艦泊浦賀港。天下洶々。先帝深憂之。月照先衆唱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又奉勅修法。攘妖氛。先帝賞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是以幕吏尤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命避難。

朝廬曰既
巴非凡

朗廬曰
苦可想

於薩摩。使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與俱。戊午秋九月十日。月照與隆盛俊齋及僕重助等同發京。抵大坂。適聞島津侯某稅駕於長下關。乃欲謁之。買舟而發。阻風。十月朔得達下關。則候已歸國。隆盛乃欲先發告其主。謂月照曰。師當至。筑前博多留候予迎焉。乃令手去。月照等至筑。或告幕吏。追踪甚迫。既而福同藩士平野國臣來曰。事甚急。宜速潛行。乃自改名雲外。稱月照弟子。月照改名靜溪院。鏝水僕重助改藤次郎。皆偽裝道士。下筑後川。從久留米若津。抵柳河小保。又買舟而發。上薩摩市來港。至第二關。陳

朗廬曰時運未至事

皆乖逆使人悲憤不勝

又曰情景照千秋

南豐曰誦此詞而不泣者非忠義之士也

說詣鹿兒島道士清淨光院。關吏叱不入。乃轉取迂路海瀕。十一月八日。得達鹿兒島。十一日。詣清淨光院。是日。訪隆盛。而島津侯既病歿。終不得謁。相對哭。居無幾。何。聞追捕又至。乃欲同隆盛等避。難於日向。泊舟于御舟浦。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蘓。而月照則不可救。翌日。藩廳遣人檢之。隆盛夾囊中有月照歌二首。其一曰。大君乃為爾波。何爾加惜。加羅牟。薩摩乃世登爾。身波沈無登毛。於是國臣等復還薩旅舍。

朗廬曰爾推談笑風采可想

嘆曰。我輩今罹幕吏毒手。必矣。不若割腹而死。藤治說以未可死。既而國臣終放於日向。藤治押送京師。月照死時年四十六。僧臘三十六。葬于薩南林寺。月照顛沛流離之際。或問曰。幕吏搜索如此。急師若被逮捕。能不變節乎。月照笑而咏歌示之。曰。弓矢登留。身爾波阿羅禰度。比登筋爾。立志心。乃末波加盤羅志。初月照好和歌。受歌道於近衛公。登其門籍。善諷子曰。嗚乎。月照投海之辭。僅々三十一字。乃可以抵彼懷砂賦二百餘言。豈不亦壯烈乎。而世之稱歌人者。大抵遺外世事。嘯咏乎花鳥風月焉耳。豈足

復稱哉。

坂谷朗廬曰。二和尚皆以月為稱。皆僧中之豪傑。雖志不遂。能發光於暗雲中。可謂奇也。

又曰。藤治苦節。近日載新聞紙。艱楚萬狀。臨死不亂。可謂奇男子。

元田南豐曰。月照與西鄉氏同氣類也。月照死而西鄉氏則為明治中興之元勳。人之有成敗得失。豈非天哉。噫。

大久保親春傳

大久保親春。土浦藩士也。字子信。號靖齋。稱要。為人慷慨有見識。當天下無事之時。常用心於邊防。憂憤見乎辭色。世人往往目曰狂。嘉永三年。藩主奉幕府命。守浪華城。建議置礮臺海口。以備不虞。親春與有力焉。因謂西洋火術日精。不可以不學。乃研究其術。始鑄巨礮。自題銘曰。神靈忽奮神州。氣靈器却碎蠻國。船安政元年。魯夷碇泊浪華港。親春率兵警備。指揮整肅。甚可觀。藩主大賞之。幕府諸有司上京。議開兵庫港。親春大論其不可。使藩主抗疏。其議遂止。五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下

十一

蒲生氏

年藩主免職。親春扈歸江戶。遂為幕吏所忌。中以法禁錮之。六年病歿。年六十二。當其被譴責。泰然自如。嘗謂親近曰。不過三年。吾寃當洗雪。沒後三年。朝廷命幕府赦其譴。建墓碑。果如其言矣。親春幼而孤。事祖母孝。鄉黨稱之。性恭謙。丰采秀徹。言語清爽。善與人交。四方之士乞謁者。一月大率至二百名。常置筆硯座右。記其語顛末。其所交多一時名士。曾澤憩齋。藤田東湖。藤森弘菴等。最親善云。親春每聞雷鳴。喜稱快。亦可以想見其剛邁也。其所著。花字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氏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

一卷。土屋家累代言行錄一卷。正氣堂叢書三十卷。雜錄十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吾聞土屋氏祖先之墳墓。在甲斐者。年久而埋滅。人莫能知其所。親春徵之古籍。問之父老。始知其所。告藩主。每歲遣藩士祭祀焉。嗚乎。久者難知。遠者易忘。是親春所以有系譜及累代言行錄二書之著也。其忠孝追遠之情。蓋厚矣哉。

桐石厓曰。史氏之筆。可以扶持世教。諷旨絕妙。元田南豐曰。親春材負文武。有名聲。最為薩人所重。幕吏廡之。得其與義徒交通文書。有謀要擊間。

部閣老于東海道事。因以罪云。此土浦人所說。岡鹿門曰。余聞之竹堂子。親春嘗學兵于平山子龍。精于兵家言。天目山勝賴三百年々忌。代藩主會祭席。長坂長間子孫亦與祭席。遺臣輩以次行香。次及長坂孫。進至位前。衄血迸出。不終儀而退云々。親春為竹堂談如此。

又曰。魯船來于天保山下。大原公微行訪親春。請就而借兵。親春困甚。奎堂所談。余在大阪。暱親春家嘗所役之小婢。好說親春之事。今皆不記。

朗廬曰一
生奇志自
五字生

又曰一事
已可知其
人

浮田一蕙傳

浮田一蕙。名可為。京師人。班。画。院。寄。人。名職嘉永癸丑。墨艦之來也。適在江戶。謂其子八郎曰。志士報國之秋至矣。然非依賴於右族巨藩。志不可成。乃請長州藩編八郎其隊伍。既而幕府講和。墨艦拔錨去。一蕙不勝憤。每有乞画者。輒作神風覆夷艦圖。以與之。安政甲寅。墨艦再來河寄。一蕙遣八郎察其形勢。圖其地理。將有所策。是年。皇城災。以一蕙班。画。院。寄。人。也。召還。画。御屏。功竣。褒賜。當是時。外患日迫。國事日非。一蕙乃因當路某公。上時務策一篇。天子嘉納。

朗廬曰画
人中亦有
平原太守

又曰似張
睢陽

南豐曰求
忠臣於孝
子之門古
人豈欺我

哉
朗廬曰每
夕以画供
實用却似
洋画人
又曰如此
則画亦大
矣

之問其名則向画御屏者也五年戊午秋幕府起大
獄天下名士多被羅織一蕙父子亦繫獄尋押送江
戶京師人池内大學亦踵至一日幕吏同詢之一蕙
執義不屈大學吐言曖昧稍阿幕府一蕙還囚室大
怒責大學罵曰汝非士也大丈夫寧為溝中瘠豈可
屈節哉八郎素與大學相友善乃謂八郎曰汝宜速
與大學絕交不肯則吾絕汝因激昂論君臣大義聲
聞室外已未秋獄謝藉沒其田宅被放父子歸京師
一蕙囚中病痿遂不瘥至此没年六十五一蕙采居
喜讀孝經諳誦不錯一字教子弟必先以孝經嘗創

意作孝經圖獻之天朝常謂門生曰画雖小技乎
其關教也大矣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君彼徒粉飾花
鳥以悅俗目者非我徒之画也至於此隣化其教行
以孝聞者有三人矣一蕙又通陰陽家術甲寅災後
造營皇居也上言曰昔者慶元之造營百度苟簡
皇居不復舊觀寬政之造營白川侯董役稍廣其前
庭然南門斗出宮垣四隅缺矣夫萬乘之居而隅缺
不祥也爾後災變蓋由于此也由是安政之造營
皇居四隅皆全而不缺云
善諷子曰吾觀一蕙囚中罵大學之言凜々有生氣

近世韋人傳
卷之下
卅三
補註

不圖画工而有古烈丈夫之風也。所謂技進於道者歟。

阪谷明廬曰：畫人而立大義，有一蕙，有鐵石，人情如是，皇室豈得不盛哉。

元田南豐曰：池內大學初唱大義，已而變其節，却為幕吏游說，由是聲望頓衰，終為勤王黨所刺。云吁！士之不能卓然樹立，而與世浮沈反覆無常，以智巧自許者，焉知其不為取竒禍之階梯也。至若浮田氏，則可謂得正而斃者矣。

齋藤三平傳

齋藤三平者，奧州盛岡人也。初名某，少而慷慨，學長經濟，年十七，慕幕吏高橋三平者，有威權，自更名三平。仕南部侯，為近侍，兼會計職，嘗為其藩，說豪富石槁，彌平者，借金三萬圓，年二十二，辭職，歷游諸州，遂至于江戶，卜居桶坊，為商，屢上書幕府，閣老某言：蝦夷開拓之為急務，南部侯又起，以為勘定奉行使之，謀進家級，騶從前頭，用金章櫃，三平乃百方請要路，終得聽焉。初三平薦橫澤某，兵庫居要職，某反忌其才，譖奪其職，欲送之盛岡，而鴆殺。其友花輪某贈書告

明廬曰：善
眼妙

幕府下院
幕府二字

朗廬曰空

其姦謀。三平乃脫走。匿奧岩城。其藩鳴其脫走罪。訴
幕府。捕三平。將致藩。三平訴冤。町奉行鳥井某守甲斐
某允之。乃欲鞫其曲直。召橫澤某。稱病不至。然三
平冤白。唯謹其脫藩之罪。不許住江戶。三平乃住
東小梅村。當此之時。夷艦來浦賀。天下洶々。三平竊
慷慨曰。我有一策。彼可擊破也。乃命画工作戰捷圖。
裝屏。建其書齋。余偶訪其廬。觀之。輒賦詩示之曰。亞
夷連年荐乞盟。來泊內洋勢縱橫。藤子慷慨竊有策。
自道一戰殲渠兵。乃使画工圖其事。其圖一々快人
意。鐵騎蹴波白雪斑。醜虜驚說天兵神。火槍巨礮紛

中樓閣思
想之奇使
人呼一大
白

朗廬曰篇
中眼目又
其人眼目

委地敗走。無遑轉火輪。天兵乘勝如破竹。輕騎追及
只一蹴。輪劍抽旗爭先登。亞夷舟中指可掬。日本之
刀誰克當。左屠右剪似驅羊。暮雲慘澹風冷々。擣鼙
涌動大東洋。憶昔豐公壬辰役。八道瓦解竟無敵。藤
子此圖頗相似。我知異日奏此績。嗟呼田野蓬蒿中。
誰知忱慨有若翁。我亦切齒常嘆此。今對此圖恨成
空。三平視而欣然曰。先生可談也。乃命酒款接。後屢
訪論時事。安政三年丙辰。三平又上書閣老阿部某。
守伊勢言蝦夷開拓事。某奇而薦之。幕府赦給廩十人
口。將有所大用。適某病死。三平之建言不行。當此之

近世
世
轉

卷之
下

廿五

蒲生
氏
評

朗廬曰一
生本領將
立而身不
存今古英
雄一大遺
憾可為痛
哭也

又曰傳中
事業似戰
國策士勇
以好其書

時時局一變。海禁已弛。遠人膏至。三平乃雇米人某。
實文。久紀元辛酉九月六日也。米人某常深服其才。
學。至是痛哭。亦得疾而死矣。三平為人。龐眉脩面。清
瘦如野鶴。常默然端坐。如有所深思者。
善諷子曰。吾始訪齋藤翁。時年甫弱冠。翁不甚敬。及
贈詩論時事。蓋頗服焉。及後訪之。稱先生而不名。翁
平素好讀戰國策。時延余質其疑義。蓋其游說經濟
皆出乎此矣。吾又於其友人溝口桂崑家。觀其所彫
刻象牙蛤蜊墜子。方寸餘耳。而裏口樓閣巍然。禽獸

走飛。草木繁殖。歌童舞妓。醉客雜遝。歷々皆可辨云。
小野湖山曰。余亦曾識三平。其平生行事。此傳略
盡矣。蓋三平以膽智自許。以經濟貨殖為志。而終
身貧窶。不得有所成。如所謂坎壈纏其身者。可惜
也。

又曰。題畫詩句々雄快。讀此詩。亦可以知其圖之
快。人意然。詩畫之快。真可喜也。時事之不快。意如
之何也。噫。丙辰春二月識。

坂谷朗廬曰。余鄉有夢中摧外艦。覺而說其快狀
者。又有一人風顛說外兵狼狽降伏之狀者。一時

近世韓人傳

卷之下

廿六

籟王六辭

傳以為奇。至畫之詩之。則更奇。可以觀當時人心之所向也。

三十一

卷之七

一

浦野望東傳

浦野望東傳
望東者。福岡藩士浦野勝幸之女也。初名元子。年甫二十四。嫁同藩士野村貞貫。元子為人明慧而有氣。自鍼黹紡織。以及點茶插花末技。無不詣精。而尤工和歌筆札。其夫貞貫亦雅人。黑頭致仕。與元子俱婆娑乎林泉。唱和以娛。元子年五十四。喪夫。剃髮稱望東。望東與元邦訓相通。故取以自名。漫游上國。與諸名家唱酬。其名大發。當此之時。幕吏擅權。蔑如皇室。望東竊憂之。年已六十矣。密謁大宰府。派寓之諸公卿。其開壽筵也。三條公賜之扇及歌。夕曰。須邊

浦野望東傳

朗廬曰二

十三不嫁

蓋醜矣醜

如此可稱

絕美也

又曰人世

快事

南豐曰稱

望東者暗

寓戀關之

意

望東者。福岡藩士浦野勝幸之女也。初名元子。年甫二十四。嫁同藩士野村貞貫。元子為人明慧而有氣。自鍼黹紡織。以及點茶插花末技。無不詣精。而尤工和歌筆札。其夫貞貫亦雅人。黑頭致仕。與元子俱婆娑乎林泉。唱和以娛。元子年五十四。喪夫。剃髮稱望東。望東與元邦訓相通。故取以自名。漫游上國。與諸名家唱酬。其名大發。當此之時。幕吏擅權。蔑如皇室。望東竊憂之。年已六十矣。密謁大宰府。派寓之諸公卿。其開壽筵也。三條公賜之扇及歌。夕曰。須邊

近世韋人傳

卷之下

廿一

浦野望東傳

玖爾乃太々志。幾美知速。布牟比登波。知登世乃佐加毛也。壽久古由羅無望東。感喜再拜。乃賡歌曰。末登比津々。老乃佐加路遠。乃保里幾天多々。志幾美知登那留曾宇禮志。幾平生咏歌尚質實。而惡虛飾。故咏風雲月露。亦皆寄托深遠。慨世之情。隱然言外。山口藩士高杉晋作。嘗避難來于筑望東。匿之。已暨慶應紀元乙丑。福岡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逋逃士。得罪。特以其為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筑之姬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各贈其家。以弔祭。

朗廬曰亦人世快事

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鹹風蚤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悠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九月。長門正議浪士等。憐望東年老而窘乎牢獄也。潛航姬島。奪以去。匿馬關高杉晋作等厚遇之。既而移之於三田尻荒瀨。致和家。遣侍婢懇待之。無幾何罹病。長疾乃遣醫問之。且贈衣服糖菓。吏胥兵卒尚氣節者。亦更來訊望東。欣然曰。蒙斯渥恩。生已如姬妃。卧病死亦奚憾焉。三年丁卯冬十一月六日。遂歿。享齡六十有二。有子曰貞則。先歿。其孫省亦受訓。家庭周旋國事。坐嫌疑。下獄而瘦死。時年二十四。

朗廬曰快女子

善諷子曰南筑當時閨秀不乏其人如少琴採蘋皆以風流文藻著而其德不足論望東獨以慷慨氣節著余故為立傳聞京都府大參事植村某捐貲刻其日乘亦可謂我輩人也哉

坂谷朗廬曰當時尊王已有僧又有女氣運之盛有不可已者歟

元田南豐曰望東以眇乎一未亡人之身而唱尊王大義志節凜然馳名於天下照映史策可不謂我東洋之美事哉

文鳳女史者東京麴坊人高島彌兵衛之女也幼而聰慧好文雅學筆札於佐野東洲受句讀於竹村悔齋又學茶儀於宇佐美默齋極其奧秘悔齋沒後入一齋門問經業作詩文都下稱為女學士時文政四年也當此之時幕府隆盛兩城仕女數百人女史出入閣內教授之諸親藩亦延入後廷聽其講說尾紀兩公尤寵遇之是以門戶赫奕男女子弟至六百餘名時林氏司海內之文柄而不許女子執贄特以女史篤學力行無世上婦女艷冶之態許登門籍世以

明廬曰女
先生又女
丈夫
南豐曰若
無此氣力
何能力學
成名哉
又曰辭氣
動人

明廬曰不
復嫁一句
重如山

為榮。女史號竹雨。文鳳其名。為人靜婉而內嚴肅。嘗
薄暮過柳原。有剪鐮兒將剪其所佩。女史拔銀釵擬
其眼。剪鐮兒辟易而去。少時。父母為納壻。女史謹事
之。一日侍宴於樓上。宴罷。女史奉案而下。失脚而墜。
壻在樓上。問曰。毀噐乎。女史憮然曰。唉。何良人之失
問也。宜先問妾損傷。而唯噐之問。妾不願伴如此不
情不仁之人也。乃請父母與壻絕。終身不復嫁。齡六
十有六以終。有弟曰靜壽。以女弟子高瀨文輝配之。
文輝盡傳女史之諸技。代教導其子弟。一齋季女竹
露亦受筆札茶儀於女史。文輝乃請先師墓文於一

齋。手書以刻石。建城西四谷祥山寺。

善諷。子曰。余嘗謁翔坊管公祠。觀女史所書大幡筆
勢。天矯殊不類。婦女子筆蹟。又嘗看其詩。亦可誦矣。
內子學筆札於文輝。及見女史風采。為余說其軼事
如此。

坂谷朗廬曰。余平生惡女子之卑屈。又最惡女學
士之得意色。然品行秀潔。果如文鳳花蹊二傳所
錄。縱使有缺乎。三從之教。請以洋說賞之。
又曰。不問馬之人。豈易得乎。然亦識見卓然。頗似
開男女同權說。

近世傳人傳 卷之十 蒲生氏村

岡田后得曰。文鳳花蹊二女史。各得佳傳。長不朽。方今晴湖女史。名聲籍甚。其伎倆。那讓二女史。而未為立傳。是為可惜耳。噫。

花蹊女史傳
 花蹊女史。名龍。攝津國西成郡人。跡見重敬之女也。系出于天種子命云。女史性明慧。生三歲。已不與群兒嬉戲。唯好書畫。父奇而擇師。學書畫。在西京有年矣。明治五年壬申之春。始來於東京。以書畫開業。生徒日集。乙亥之冬。新築女學校于中稜樂坊。大興女教。生徒常數百名。多華族貴人。洋人亦有入校者。其所教。和漢書籍。及書畫。算數。裁縫。女紅。生徒受教者。容儀貞靜。閨秀彬彬然出焉。女史齡三十。內行整肅。雖或周旋乎絲肉嘔啞之席。未嘗為鄙猥之態。嘗應

明廬曰命
 下加云字
 場似語氣悠

花蹊女史傳
 花蹊女史。名龍。攝津國西成郡人。跡見重敬之女也。系出于天種子命云。女史性明慧。生三歲。已不與群兒嬉戲。唯好書畫。父奇而擇師。學書畫。在西京有年矣。明治五年壬申之春。始來於東京。以書畫開業。生徒日集。乙亥之冬。新築女學校于中稜樂坊。大興女教。生徒常數百名。多華族貴人。洋人亦有入校者。其所教。和漢書籍。及書畫。算數。裁縫。女紅。生徒受教者。容儀貞靜。閨秀彬彬然出焉。女史齡三十。內行整肅。雖或周旋乎絲肉嘔啞之席。未嘗為鄙猥之態。嘗應

明廬曰舉
其一文而
學問識力
俱見此法
元白史遷
來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蒲生氏粹
洋人之需。画四季花卉。自題曰。趙昌好画四季花卉。
以芍藥躑躅寒菊山茶。或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具數。
芬芳嬋妍。古來寫生之妙。稱莫之過者矣。而余亦好
画之。然在我邦。則不得不以櫻花具數。夫櫻花五大
洲中。絕無於彼。而特有於我者。故余今以櫻花伍牡
丹紫藤瞿麥蜀葵。蔦葉山茶類。殊覺其芬芳嬋妍也。
此文雖小品。亦可以見其有膽識也。教部省嘗徵為
訓導。女史上表辭之。宮内省亦屢徵。見有恩賜。
善諷子曰。天下之廣。四海之大。鬚眉男子。而畢生無
聞者。何限矣。而女史以么麼柔軟之身。其名達

天關。華族貴人執弟子禮。西洋萬里外之人。亦欽其
技藝。令其女學焉。豈不盛哉。如女史。可不謂曠世之
奇女子乎哉。噫。

坂谷朗廬曰。文部省有女學校之設。史局亦宜有
烈女傳之編輯。而女史與此傳。為其嚆矢哉。

川田甕江曰。舉自題文。以表其學識。洵為妙手。朗
廬翁評。先獲我心。

元田南豐曰。吾嘗觀女史画。筆力遒勁。絕無脂粉
之態。詩亦琅々可誦。今讀此傳。又知其人品太高
矣。不圖女流而能至于斯。豈亦昭代文運之盛所

使然歟。

岡田后得曰。吾姪春桂。年甫九歲。學書画於花蹊女史。塗鴉橫斜。水墨淋漓。徃々已有可觀者。乃知女史教育生徒之懇篤也。子閻兄為立之傳。曰閻秀彬々然出焉。可謂不虛其美矣。

川瀨太宰傳

川瀨太宰。名定。字子靜。號狂斧。膳所藩老臣戶田五左衛門第四子也。出為聖護院法親王家臣池田某義子。配其女々。為人聰慧。善事其夫。池田氏出自川瀨氏。故至太宰復之。太宰為人慷慨。有學識。嘗憂時。著近史略若干卷。起于德川氏初世。訖乎外夷登城之際。又精天文地理曆算推步術。著中星表日影表。江州指掌圖等若干卷。膳所侯聞其賢。欲使與政務。召之。太宰固辭焉。嘉永癸丑。墨艦來下田港。太宰慷慨憤激。論尊攘大義。策海防急務。以上言於膳所侯。

者數矣。文久壬戌，薩土長三侯上京，太宰大喜，交結天下志士，奔走拮据，以勤王。當是時，海內之士，蒙幕府嫌疑者，多潛匿其家矣。元治甲子七月之變，太宰憤激殊甚，乃唱勤王諸侯合從之說，拉水戶島原，所藩之士七八名，抵因幡。其藩立異論，不內，抵備前亦不內，遂與膳所藩士柳原某專藏、澤島某新三、村田某精俱抵周防，謁流寓七卿。既而諸卿之長府、太宰，又往謁焉。遂至于萩城，上書於城主曰：某謹白長門宰相公閣下，伏惟自醜夷來我國以來，天下之勢，駸々乎日赴衰弱，膺徵之鳳詔，終莫奉之者，天下之志

士仁人，不勝扼腕切齒。當斯之時，閣下獨奮然，先天下之諸侯，唱尊攘之大義，走卒兒童亦知其識忠。然而去年八月，變起乎不意，閣下之志垂成而不遂，姦賊跋扈于朝，暴威以迫乎至尊，欲舉堂々神聖之域，化為禽獸世界。於是乎閣下不忍傍觀坐視，舉兵擊賊，即去年七月之舉是也。然而不幸軍不利，姦賊益恣其兇暴，誣閣下以朝敵將，欲逆用征伐之名，而傾覆其國。其狡黠姦謀，實可惡矣。當是時，苟抱勤王之志者，誰不欲依賴閣下，而遂報國之志哉？而閣下反信矯詐之詔，畏朝敵之名，縮々恭順，不知陷乎賊

朗廬曰俊
爽銳拔華
鋒不可當

之術中深自罪。列關七月之舉，家臣七人首，又多幽
 閉正議之士。此所謂自招禍敗者，切為閣下不取也。
 夫所謂朝敵者，非乃幕府及會津等，而誰不待彼之
 來自我攻之可也。今日天下之諸侯，若從賊，願使向
 我，則是亦賊耳。我豈赦之。我昔者楠廷尉之據千窟
 也，北條氏率八十萬之兵以擊之。此雖出乎北條氏
 之方寸，亦假光嚴帝之敕命，則廷尉亦當時不免乎
 朝敵之名矣。若廷尉而畏朝敵之名，廢勤王之實功，
 縮々恭順而戢干戈，則焉得奏中興之偉績哉。閣下
 則今日之楠廷尉也，宜以廷尉之心為心，果以廷尉

之心為心，則防長二州即千窟也。以二州之精兵當
 天下狗鼠之徒，何畏之。有何恢復之難之。有某雖在
 草莽，勤王之志未嘗一日摧折也。竊聞閣下之高義，
 而心竊慕焉。去年七月八月變故以來，同盟凋零，宿
 志不得伸。今僅拉義故三名，而發上國，入雄藩，俯冀
 閣下不渝其夙志，確乎唱勤王之大義，解數士之幽
 閉，俱勦力圖恢復，則姦賊無所施其詐術，延頸伏天
 誅，可算日而俟也。某等雖不肖，請與聞其謀焉。事關
 天下之安危，情出杞憂之切迫，不顧越敗之罪，布區
 々之愚衷於左右，不勝恐懼俟命之至書。入不報，紳

朗廬曰貞烈千古

原某從七卿。澤島某留周防。村田某同太宰東。後太宰微行京師。被逮捕。繫獄。捕手抵其家。將縛其妻池田氏。池田氏從容請少間。曰。更衣。而就縛。捕手許之。池田氏入室。悉束良人。與義故。徃復書牘。關時事者。投之火中。自刺。吮以死。捕手空手而去。太宰丙寅夏終被斬。

善諷子曰。吾觀太宰之上書。辭嚴義正。凜々有生氣。嗚乎。有斯夫。乃有斯婦。烈矣哉。池田氏。吾不得不牽連以書也。

坂谷朗廬曰。一篇精彩。全在上書。慨氣吐雲。天將

雨粟。一種之奇觀。

元田南豐曰。夫妻名節。一對好幅。

又曰。先帝之末年。幕吏跋扈甚矣。而天下無敢起兵以討之者。雖防長之士。亦止唱私義。而抗幕令耳。視諸捕判官之事。則大有徑庭矣。而推其所以然。實由在上之君子怯懦而無斷。不能正名。令明賞罰於天下。雖毛利氏。其如之何。則太宰此論。不果行者。固不足怪也。終使姦賊得志於一時。而先帝暴崩。不能親睹太平之治。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大鹽平八郎傳

嗚乎士不幸有舉事非其時而得亂賊之名者信乎學者全要識時也余惜大鹽平八郎之舉事非其時也作之傳

大鹽平八郎名後素字士起大坂府士夙慕王陽明為人治其學敏乎吏務文政丁亥捕耶蘇邪黨于京攝間有功己丑有猾吏姦卒與豪富交通蠹政陷人者事連及權貴從僕吏皆危懼不敢問適高井某莅府治命平八糾察之乃憤然為之施設秘策擿伏發姦巨魁自刃餘黨悉獲論法處刑舉其贓得三千餘

下時事
南齊曰天

金。賑恤府下乳獨其他斷獄皆此類也庚寅出令喻破戒浮屠者三而逮捕其不悛者數十人悉戾流遠近靡然仰其治風于時年三十七高井某年殆七十以老病上書辭職平八慨然曰余本微賤而蒙公之知遇言聽計行除衙蠹鋤民害規僧風以立功績矣而今公歸休我義不得不共棄職以招隱也苟不然平生讀聖賢之書從事於良知之教獨不愧乎心乎乃賦招隱詩云無功漁釣亦應非湖上煙波好正歸賴倚吾公濟時效今秋共製芟荷衣平八既致仕以陽明之學教授生徒生徒或有喪心者輒戒之曰世

海南曰妙
喻親切的
當而近禪
語所以為
陽明家

南豐曰天
下何時能

無此弊若
曰不忍坐
視則吾恐
亂之不絕
于世矣噫

為海身為船心為舵身船終日浮沈世海如無心舵
則未為神兩名風慾瀾情波所覆溺者幾希是故要
不我性實者宜堅執心舵以渡那無涯無底之世海
矣縱逢風雨波瀾庶免乎覆溺之害也問心舵何之
謂也答曰心舵即良知也天保八年丁酉米價騰貴
貧民殆餓死平八憂之乃建一策欲令府下富商各
出金以救之使其子格之助說之山城守跡部某々
啞然而笑曰平八發狂耶何言之過也格之助歸報
平八大怒且嘆曰傳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小
人之使為國家蓄害并至信哉此言也近年天蓄地

變指不可勝俦而有司恬然酒乎酒色乎漁賄賂公
行愛憎任意士風不振廉恥掃地吾豈忍坐視之哉
乃賑貧民人金一銖凡一萬人喻曰若見火起則疾
來集又移檄攝河泉播煽動窮民文意在乎代天拯
民二月十八日事發覺十九日跡部某伏兵召其黨
瀨田濟之助小泉淵次郎二人覺走伏起斬淵次郎
濟之助逃歸告平八平八廼急集黨纔得五六十人
發砲縱火樹旗二道一書 天照皇大神宮一書南
無妙法蓮華經蓋表代天拯民之意也跡部某等帥
兵攻擊大破之斬獲數十人而平八格之助不知其

所之。或曰焚死。或曰走薩。善諷子曰。吾觀平八之初心。非好作亂者也。蓋有所激而果於作亂也。初平八見識於高井某如彼。而又見愚於跡部某如此。此英雄豪傑之所。以斷齒扼腕而憤怒也。嗚乎彼焉。遑問事之成敗哉。吾又觀其良知說。似有得乎陽明之學者。而所謂心舵者。彼自執之。而自誤者何哉。悲夫。明治四年秋七月。屬稿于東京城直夜。于時城鼓鼙々々。百感蝟集。不寐至四更。今藤悔堂曰。贊語簡短而曲折。藤野海南曰。二十餘年前。大阪有老瞽。為余說曰。

平八嘗自他歸。輿夫不知客為平八。共語平八之政績。且曰。今而不去職。他日將墜。令譽。平八意有所感。發還家。厚謝遣之。輿夫駭愕去。招隱之念。蓋自是決也。鹿門曰。佳話。

元田南豐曰。余嘗聞之浪華人曰。平八之亂。府下豪戶率為其所火。而竟不敢怨。至今猶稱為大鹽公云。其人品之高。政績之偉。亦可以想見矣。又白。平八當德川氏盛時。不量力而動於亂。一敗塗地。其事固不足道矣。然其志則在代天拯民。豈不壯哉。近日雲井大樂。丸山江藤前原之徒。亦皆

以一世之豪雄而相繼為亂賊獲罪于我政府未識其能學平八之志乎否

丁丑春三月識

橫山德溪曰首揭立傳主意以諷世議論簡潔鬱

然有古色是太史公之遺法

壬申仲秋評

岡鹿門曰平八受知於矢部駿河事見東湖謾筆駿河有治聲終任東歸後尹跡部甲斐問居官之法駿河無他言唯曰與力有大鹽某者年老致仕此人_レ有器幹足下每有一事問是人決事必可無足慮也後跡部召見平八憎之遂至此此事余聞之森文之助文之助學東湖思東湖之言

又曰聞平八庭前有一松樹為弟徒說經有疑難者必指松取喻的確聞者冰釋忘倦此人胸中了了可推見也

岡田后得曰賴山陽書傳習錄後曰吾友大鹽士起喜玉學知其人豪傑當以此學適用適用斯可矣又知其必不藉口良知以為恣睢如明清間王學者流也山陽書此在文政丁亥後十稔天保丁酉士起果恣睢暴舉得亂賊名山陽之言如著龜鳴乎孰謂學者迂遠而濶於事情哉

駒井躋庵傳

明廬曰快醫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業醫於京師。為人慷慨憂世。常欽慕長矣。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此。思為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家。座有冊子。紀時事者。躋菴見而請借之。主人曰。此世上雜說何所用。躋菴曰。欲眎我藩邸人。以知方今天下之形勢耳。主人曰。貴國以堂々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嘗聞有一人為皇國竭力者。眎之復何益。不眎而可也。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為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徒消過歲月。知大義名分所在者鮮矣。此可愧之甚也。

明廬曰勤王說之聲勃也當時有畫工有女子而又運隆感可知也

聲淚俱下。不能仰視。一坐皆感動焉。聞姊小路少將公知之。遇賊害於朔平門外也。躋菴憤甚。乃急作匿名書。郵送金澤城。以報京師之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本多某因幡守上京。以周旋於王事。初加賀藩君臣得匿名書。不知誰所為。後知其為躋菴所為。大稱其志。後躋菴屢報京師動靜。藩頗發憤。勤王。躋菴大喜。百方竭力。使藩士交結勤王諸藩。文久三年。癸亥秋八月十八日。禁門之變。一時正氣掃地。躋菴慷慨切齒曰。此吾竭力致身之秋也。乃奔走四方。探聽諸藩議論。以報長藩。誓欲洗長矣父子之冤。又頻

報時事於加賀藩。藩主大興起。親上京。執掌乎王事。其兩扈從之士大野木某忠三郎不破某富太郎青木某新三郎等屢詣長藩邸。一日慷慨謂其藩士曰。方今姦臣滿闕下。將排陷賢公父子。掃九重雲霧。貫徹膺懲之。叡慮此則寡君之微志也。臣等雖不敏。將有所與力焉。弊藩與貴藩久疎。然屢辱使命。是以弊藩主臣盡感服。臣等敢謝。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十九日。輦下蹀血之變。加賀侯出兵於近江。進屯阪本。大野木某等竭力謀議。既而長軍不利。大野木某躋庵等皆辭京。歸加賀。歸則藩論一變。大野木某不破某青

木某等皆屠腹以死。躋菴下獄病死。後長侯深痛悼之。為建其墓碣于京師云。
善諷子曰。善哉躋庵之為其舊主也。吾觀世之士大夫多知出而不知處。其既出也。或視其舊主之危厄。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何其無情之甚矣。嗚乎。後之遭亂世者。觀躋菴事。其亦以知其所處身哉。
坂谷朗廬曰。忽而尊王。忽而卑王。畢竟為其私意而已。既不知尊王之為尊王。何有於舊主。何有於此民。余讀此傳。有深感。
元田南豐曰。以一個醫生。而動百萬石之大藩。自

非至誠至忠烏能如此。

又曰。不食其祿。而任其憂。躋菴真慷慨之士哉。岡田后得曰。聞草莽一盃言。奮然興起。以勤王加戾。亦可謂賢明矣。而卒罪之者。何。豈為姦邪所制耶。抑畏幕吏耶。噫。

又曰。北條泰時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弟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為。而况舊主乎。而况父兄乎。豈無處於危難之道哉。吾讀此論。贊慨。

然者久之。

又曰。非知尊王之為尊王者。烏能為社稷。棄身竭力哉。若夫逢迎從諛。以婦人之道事君者。未足與語尊王之大義也。噫。

御堀耕助傳

御堀耕助者。山口藩士也。名直方。初稱太田市之進。為人魁岸。勇武絕人。年十八。東游江戶。學劍於齋藤彌九郎。每朝蚤起。試技數十返。已而其技大進。為塾長。恒代其師。往諸侯第。授劍技。居四年。迺歸。又游學鎮西。既而為毛利世子近侍。無幾何。請游京師。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稱兵於大和。而不克。纔從七士走長門。直方謁諸途。遂與俱西。元治紀元夏。以浪士隊參謀。在京師。是歲七月十九日。之役。為福原某一介。候戰于藤之森。初長兵整隊徐行。幕兵忽發巨砲。擊

朗廬曰筆與人俱動

南堂曰寫得如画

朗廬曰村田翁真豪傑。人便有真氣。南堂曰醉臥亦不晏。

之。長兵有死者。直方乃大怒。從一士。叱揮鞭馳之。敵騎見而誰何。直方大聲呼曰。長藩太田市之進。直前拔劍斬之。騎顛墜而死。長兵乃鼓譟而進。於是直方勇名大揚。幕兵之侵長也。直方拒安藝道。力戰卻之。以功為參政。明治二年己巳夏。以主命航西洋。九月復命。後朝廷屢徵之。以病固辭焉。四年夏五月十三日。遂歿。年三十一。直方少時。勵精苦學。其父嘗携詣村田某部織請教。某乃書拔山簸海唯精意。勤學晨昏。須戴星之句。以與焉。直方終身誦之。雖醉卧。未嘗晏起云。

起人之尤
難能者

朗廬曰套
語亦活用

善諷子曰。吾年十八九。謁息軒安井翁。請教。翁曰。一
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
少壯而晏起。之謂懦夫矣。今子少壯。其勉旃。必有成
也。余慎奉教。嗚乎。今之諸生。輩紅日三竿。猶作鞦韆
之聲。何其懦也。若省於安井翁之言。而觀耕助事。其
亦以知其所以立身志哉。

坂谷朗廬曰。論贊亦自為一傳。為戒深矣。

元田南豐曰。人之所以達成志業者。在於勉強耳。
而勉強之源。出於勇苟無勇。子惰心必勝。不半途
而廢者。幾希。宜聖人之稱勇。為三德之一也。吾讀

耕助氏傳。深重其勇。而信其能勉強於學也。若天
借之年。則其所成就。豈如此而止哉。

岡田后得曰。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方今諸生輩。
徃々膏騰晏起。不勉強乎朝氣之銳。惰了滿腔精
神。惜哉。宜讀此傳。猛省焉。

義僕萬助傳

萬助者伊豆伊東人也。享保年間仕江戶淺草東仲街醫安中益菴。于時年甫十歲。益菴善視之。萬助亦謹事之。享保二十年。萬助年四十三。而益菴年八十。其妻六十三。益菴患中風。不能來往於病家。家日貧。乃悉散奴婢。萬助獨不肯去。謂益菴夫妻曰。予去則君等當窮於使令。余雖猶經幾年。不辭仕君。益菴夫妻曰。汝在焉固宜。雖然。自今而後難給俸金衣服。汝當辭我仕他。萬助乃汪然流涕曰。吾不願賜俸金衣服。雖飲食亦當自謀。乃強留焉。事之益謹。益菴家事

朗盧曰貧朴之語即天真

又曰今人必曰不開化噫

萬助悉任之。至於澣濯其夫妻故衣。近街日輪寺門前有輿卒。勘介者。萬助往學。輿夜則輿得錢。以助益庵生計。一夜隣街失火。萬助乃負益菴避之於遠。歸見其家則既灰矣。由是益菴益貧。乃借街巷一小屋住之。萬助每夜輿歸。輒夜已過半。人寐巷門闔矣。萬助叩之。益菴妻出開之。萬助憚其屢煩。老主婦也。到深夜則宿勘介家。早起迺歸。如此者有年矣。益菴夫妻感其至誠。欲以萬助為義子。配其女為佐竹侯宮女者。乃召其女於家矣。而萬助不肯焉。自擇篤實有醫學者得諸生壽伯而配之而已。則為其僕。

又曰不圖奴僕有大臣之度

不日處置
不失分寸

擔藥籠而從之。既而萬助鄉書至曰：汝出鄉久矣，當歸。萬助慨然曰：繫我有第二人在，當使之繼家養父母。我自十歲成長於主人家，不忍見其困窮而辭去也。乃復書乞父母不歸。比隣感其忠義，白其事於其地頭傳法院。主乃稱其奇特，與錢三貫緡。萬助不自有一錢，悉以付益菴。益菴乃買綿衣一襲以與之。比鄰又白其忠行於町奉行大岡越州。越州乃以錢五十貫緡賞之。實享保某年某月某日也。益菴沒後，萬助遂終於其家。

善諷子曰：萬助無學一寒僕耳，吾觀其視其主之窮

又曰非獨
萬助之罪
人又飲米
之罪人也
噫々

不去而經紀其家，選諸生壽伯以配其女，何其偉也哉。嗚乎！今之仕人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秩食千百腹，藏萬卷美食，安坐儼然稱學士，而觀戎狄猾其外，姦慝擾其內，恬然曾無一言，烏在其修孔孟之學也。是非獨孔孟之罪人也。又萬助之罪人也。慶應二年丙寅冬屬稿于

濯西別業四
時皆宜莊中

坂谷朗廬曰：靖獻之史官，又且載之新聞，所謂補真開化者，蓋在此耳。

又曰：近日新聞紙載高松縣義僕之事，未知其孰兄孰弟。甲戌六月識。

岡田后得曰萬助說老主一段質樸逼真。畫出一個樸直漢。方今狡黠就炎之徒。視此寫真。便是一服清涼散也。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乎是另一篇文字或批註，但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書估宿瘤傳

江戶柳原之南有書估。不詳其姓名。額上有大瘤。突然隆起。如肉角。號曰宿瘤。柳原距昌平蠻數十步耳。故昌平之諸生買書者。多歸宿瘤。宿瘤雖商賈乎。亦知廉耻。賣書籍不甚貪。視他商賈。價頗廉。故江戶讀書生無不知宿瘤者云。宿瘤為人真率。好交士君子。余嘗親之。友人桐石厓小柳坊寓居。宿瘤被酒。散髮飄蕭。昂眉談笑。旁若無人。而獨頗敬我輩。聞我輩娓娓談天下事。自且到夕。亦不倦也。有奇節。終身不賣西洋蟹行書。人或以大金索之。謝不有。今夫士大夫。

南豐曰廉耻二字一篇神髓

悔堂曰一句大妙淫之前後皆生動

南豐曰焉
殺一世士
大夫何等
痛快

往々為高賈之行。書畫刀劍茶器瑣屑之骨董。廉收
貴出點計詐術。競毫毛之利。曾不知其為耻也。嗚乎
孰知高賈之不為士。而士之不為高賈耶。余又嘗見
一醉客之罵宿瘤。宿瘤不勝忿々。淚淫々下。因益知
其天性之直也。諸生之多歸宿瘤。亦有以夫。嗚乎。余
天下貧書生也。三十年間。所讀之書。蓋不下數千卷。
而皆借之石厓輩。異日有餘貲。以買書。亦將歸宿瘤。
故記其事以傳。此曰。宿瘤。昔者齊閔王之治國。化行隣國。諸侯朝之。
善諷乎曰。昔者齊閔王之治國。化行隣國。諸侯朝之。
侵三晉。懼秦楚。其后宿瘤有力焉。云。嗚乎。方今五胡

猖獗。天下將亂。雖然。凡事求其所以然者。而為之。則
無不可為者。夫方今之勢。到于此者。非廉耻之風不
振。而然耶。苟使天下之人。皆如書估宿瘤。存廉耻之
心。則方今事亦何有不可為也。亦將有如閔王之用
宿瘤。而朝諸侯。侵三晉。懼秦楚者矣。惜哉。文久癸亥
春三月。書貽石厓生。以致宿瘤。
桐石厓曰。宿瘤得此佳傳。瘡上更生異光。
今藤悔堂曰。東京大書賈。以百數。入其肆。珍函秘
笈。汗牛充棟。若觀天祿石渠之藏。然其人皆駟儻
之流。外賣孝經。而內罵父母。其或與學士太夫往

來者亦皆交乎為市而已。今宿瘤有奇節。以一貧書賈。而生立佳傳。視之他大書賈。重何啻九鼎大呂。

元田南豐曰。此傳之作。距今僅十餘年矣。蓋傷德川季世士風之不振。而諷切之也。然以今日比之。當時則士風之衰。殆有更甚焉者。噫。世道日降。上下爭利。朋黨相軋。激成內訌。使無辜之人民。肝腦膏草野矣。豈可不慨然掩卷而長太息哉。明治十年春三月識。

近世偉人傳跋

網亭曰此役也尤熟而稱兵學生而黨之其必有以焉而非吾輩所知但向空書咄咄耳噫

東肥之戰。余右手為銃丸所射。歸京。偶讀是編。至粟

屋御堀諸子奮戰處。拍案叫快。不復覺銃癢之痛也。

嗚乎。是編之快。既如此。陳檄瘡頭痛。豈足復言哉。明

治十年七月上浣。受業。立花敬勝謹題。

余讀偉人傳。至平野渡邊諸子傳。慨然拍案。不能自

已。所謂誅奸謏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在予斯

矣。偉哉先生之筆。受業。木曾。旭謹題。

偉人傳。刻成。余讀之。諸子之慷慨激烈。先生之雄文

奔放。皆足以發舒我輩胸中鬱抑悲憤焉。古人讀漢

48-13341

蒲生氏

書。添觥籌。是編亦真一種好下物也。吾知天下之志士。或夜窓酒間。一讀必添觥籌。不知東方之白。

受業 田中秀馨謹題

明治十年七月念五日出版御届。

以上。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蒲生重章

東京第三區京區 飯田町一丁目六番地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鉄五郎

發行書林

西京姉小路上ル町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芝大神宮前
本銀町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 廣小路
南傳馬町二丁目
通 一丁目
池田端仲町
飯田町一丁目
馬喰町二丁目
柳原

菱屋孫兵衛
秋田屋善兵衛
伊丹屋茂兵衛
須原屋佐兵衛
山城屋新兵衛
須原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之助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久兵衛
近江屋半七衛
長門屋龜七衛
岡村屋庄助
樫木屋多吉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010190530235

